







名家小說選 4

遲桂花 / 郁達夫





名家小說選

遲桂花
/ 郁達夫



山邊社





●名家小說選●

遲桂花/郁達夫

出版者：山邊社

發行所：山邊公司

香港般含道17號地下

電話：⑤482243

承 印：堅利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青山道702號合興工業大廈七樓D座

電話：3—7445249 3—7444757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八七年八月第一版

目次

郁達夫和他的作品·····	何紫
佳山十里桂花香——析《遲桂花》·····	張恩和
遲桂花·····	2
附錄：郁達夫散文·····	
一封信·····	41



郁達夫和他的作品

何紫

●文學奇才的誕生

郁達夫是中國最早寫白話小說的作家之一，他在日本東京求學時，曾以一個日本留學生自白的筆調，寫了第一篇小說《沉淪》，這篇作品後來結集成一部小說集《沉淪》，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在上海出版，這是中國破天荒的嘗試，是中國出版的第一部白話小說集。問世以後，引起文壇的震動，很快就銷了兩萬餘冊，甚至深夜裏，還有人自無錫、蘇州專門坐車到上海去購買。

郁達夫是一位文學奇才。一八九六年他生於富春江邊的富陽縣城（浙江省）。父親三歲去世，給他留下大堆古籍。悠悠江水，百卷詩書，就伴着郁達夫成長。十八歲隨大哥到日本，第二年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唸預科，和郭沫若同班。到一九二二年學成歸國。這八年間在日本，功課並不多，有的是餘暇，這樣他就拼命讀外國作品，先讀俄國的小說，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契訶夫、高爾基等等，後來又讀德國的小說，前

後讀了一千多部世界文學巨著。這期間，他也開始給上海、杭州的報刊撰稿。回國後出版《沉淪》小說集，即一舉成名。

●創作的旺盛期

他在日本時，已經和同學郭沫若等組織了一個文學團體「創造社」，回國後即發展文學活動，出版了六期《創造季刊》，在上海的《中華日報》上闢「創造日」專版，刊出達一百期，一九二四年辦《創造周刊》。創造社標榜的是浪漫與唯美，又重視人的天才和自我表現。到一九二七年八月因為發表激烈論文，與其他幹事不和，才自動脫離了創造社。二十年代郁達夫旺盛地創作，又在北京大學、武昌大學和中山大學任教中國文學。他發表的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極受讀者注意，小說裏頭有工人生活的描述，當時在中國也是破天荒之舉。到一九二九年，已經有「達夫全集」第一卷至第六卷出版。他的小說可以用八個字概括：「取材驚人，描寫大膽。」譬如他的處女作《沉淪》，寫一個苦悶的留學生，悲觀厭世，還用情慾來麻醉自己……。

●成熟與浪漫

到一九三一年，郁達夫開始寫中篇小說，《蜃樓》首次在《青年界》連載，同年又出版了《她是一個弱女子》的中篇小說單行本。《遲桂花》是他在一九三一年寫成的，在

這篇作品裏，讀者可以感受到郁達夫更趨成熟的文藝筆觸和浪漫的個性。

一九三三年由於時局和當政者的壓迫，郁達夫離開上海，在杭州住了一年多，又去山東、湖北、安徽一帶遊歷，寫了很多遊記、散文和詩歌……。

● 魂斷南洋

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軍已經打到武漢，郁達夫與家人遷到福建去。這年冬天，新加坡《星洲日報》邀請他去擔任編輯，誰料得到，竟就魂斷南洋。他到了星洲，華僑文化界十分擁戴他，他寫了很多政論和文藝評論文章。同時扶掖青年文藝作者，又大力做抗日宣傳的鼓動工作。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一九四二年，新加坡淪陷，郁達夫渡海到蘇門答臘躲避。一九四四年二月，華僑裏一個漢奸洪根培，向日本憲兵告密，日軍暗中監視，第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遭日軍秘密逮捕。九月十七日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於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草岱的荒野中。但是，他留給我們的豐厚的文學遺產，其中小說就有五十篇，散文、隨筆一百七十篇，還有雜文、論文和詩歌，共達三百萬字以上。

郁達夫原名郁文，他的大哥郁華，也是遭日本鬼子殺害，那是一九三九年，在上海被日僞特務暗殺死的。一家兩段民族恨，增添了讀者對他的懷念。

● 淨化靈魂的小說

這裏要補一點筆墨說說《遲桂花》這短篇小說，那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作者在杭州養病

時寫的，從開始醞釀到完成，共花了約兩星期的時間。爲了準確地在作品裏再現翁家山一帶的景物，郁達夫幾次親臨現場考察，由於準備比較充分，並經過認真的構思和寫作，所以寫好了之後作者比較滿意，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寫的日記裏，曾寫下「作品中的傑作」形容這篇剛完成的小說。顯然，作者透過筆下的平靜與安寧，擺脫眼前的險惡雜亂。一篇淨化靈魂的小說，寄托作者的憧憬與嚮往。

佳山十里桂花香

——析《遲桂花》張恩和

風景秀麗的西子湖，水光瀲灩，山色空蒙，宛如仙境。歷代的詩人文士都用他們的筆競相描繪過她的千姿百態。而杭州郊外山村茶壠的景色又怎樣呢？可惜的是絕少有人去描寫她。《遲桂花》的故事就是以杭州郊區一個小山村為背景，作者以他藝術的彩筆，把這裏的山景以及生活在這裏的人們的情趣，描寫得生意盎然，把讀者帶進了一個美麗的充滿詩情畫意的境地。

郁達夫的小說創作，一般情調都比較低沉。他喜歡寫人生道路上不幸的人，社會生活中的「零餘者」；寫他們的痛苦、掙扎、失望、貧病和死亡。他的藝術風格雖比較明快，傾所欲言，淋漓盡致，但讀這些作品總令人覺得壓抑。《遲桂花》和過去的作品不同，就中雖也寫了人生的坎坷，翁家兄妹特別是翁蓮生活有所不幸，但作品總的格調十分開朗清新。作者以歡愉的心情寫了「郁先生」和久別的舊友翁則生會面的故事，通篇作品寫的眞

是山美水美人也美，花趣樹趣情更趣。讀這篇作品，好像有習習煦風吹過腦海，似涼爽清泉流過心田。

人們都認為郁達夫的代表作是《沉淪》，這無疑是對的。因為《沉淪》不但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且從思想到藝術上都充分顯示了郁達夫小說創作的特色。但是，它畢竟是郁達夫早期的創作，思想和藝術上都難免有粗疏之處。《遲桂花》則不但表明作者思想比較成熟，對人生哲理理解比較深刻，藝術手法也有很大發展，無論描景狀物寫景傳情都遠比過去圓熟。

對《遲桂花》這篇作品，過去有人說它表現了作者消極遁世的思想，因為它把山林寫得那麼秀麗，好像脫離了人世現實，可以看作又一個桃源仙境；也有人說它主要是寫兩對三人的戀愛故事，表現出作者既想脫離社會現實而又不忘對美好事物追求的複雜思想感情。實在這些看法都值得推敲。

說作品表現了作者消極遁世思想的人，其實是把郁達夫移家杭州的本事和作品表達的思想感情混在了一起。郁達夫的移家杭州是在一九三三年四月，而《遲桂花》的寫作則是此前一年的十月。自然，如果說郁達夫的移家杭州表現了他鬥爭意志的消沉，那決不能以移家的日期起算，應該承認他移家之前已經開始萌生了退志。不過，郁達夫的移家杭州，除時勢與思想上的原因外，據說還有其它一些原因，不能把他移家前半年寫的作品的思想感情和他移家的本事完全等同起來。更主要的是，《遲桂花》中還是寫了現實人生的苦惱（翁則生的坎坷，其妹翁蓮生活的不幸），並未把翁家山村寫成脫離塵世的極樂世界。

而整個作品表現的情調，應該說也是積極樂觀的，並不使人讀了意志消沉。至於說作品是寫了幾個人的戀愛故事，表現了作者複雜的思想感情，也並不符合作品的實際。首先，作品雖以翁則生的結婚爲一條重要的綫索，但他自己說是抱着無可無不可的心情；作品也基本上未用什麼筆墨去寫新娘，戀愛云云，無從談起。其次，「郁先生」和蓮同遊山寺，二人感情親近，結拜爲兄妹，這是本篇所着重表現的一條綫；其間雖也寫了「郁先生」的一時衝動，但接着又寫了他感情的淨化，寫了他的懺悔，而蓮也始終對他以兄事之。自然，對這兩個人物的感情，作品寫得有些雲遮霧罩，撲朔迷離，但他（她）們的交誼畢竟不能作戀愛論。而由此認爲反映了作者「既想脫離社會現實而又不忘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則未免過於失諸空泛。有人以從則生身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影子，並且作出考証則生和「郁先生」其實是一個人即郁達夫自己，前者代表消極退隱的一面，後者代表積極追求美好事物的一面，說明作品表現了作者矛盾複雜的思想。這樣離開具體作品，割裂作品塑造的完整形象，很難說是一種科學的、嚴肅的做法，由此得出的結論也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懷疑。

那麼，《遲桂花》究竟表現了什麼樣的主題思想？反映了什麼樣的思想感情呢？

從作品的內容看，《遲桂花》包括兩個方面，即一方面寫人寫事（翁則生的婚事及由此引出的「郁先生」和蓮的結識），這是實寫；一方面寫景寫情（翁家山的景色特別是遲桂花的迷人），這雖也是具體描繪，但主要是突出美好的境界和精神。作者獨運他的藝術匠心，以前者爲緯，以後者爲經，把二者巧妙地編織起來，表達出作者一種積極樂觀的進取精神。小說題名《遲桂花》，作品中又一再提到並描寫遲桂花（計有六次之多），以遲

桂花比人（比則生的婚事），又以人擬遲桂花（「郁先生」和則生兄妹以遲桂花共勉），顯然是歌頌一種「遲桂花」精神。作者決非以「遲桂花」來象徵結婚戀愛，更不是把結婚戀愛當作一種美好的事物來追求，而是把「遲桂花」精神——清香、樸素、耐久（主要是「耐久」）作為一種平常不爲人注意的美和理想境界來歌頌，追求。遲桂花雖然晚開，它不與別的花爭春鬥艷，只是在秋天的山野中靜靜地散發出醉人的香氣，泡在茶裏，沁人心脾——這，不正是一種高潔的美麼？

然而作者並不是抽象地來歌頌遲桂花精神，他一方面具體描寫了遲桂花的美好，更重要的是通過對翁家兄妹生活性格的描繪，把遲桂花精神具體化，形象化。作品把自然、社會、人生緊密地揉合在一起，這樣，不但使人對遲桂花精神有真切的感受，而且產生一種追求嚮往的要求。

從作品的結構看，《遲桂花》明顯地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即翁則生給「郁先生」寫的信，概括地介紹了翁則生十餘年來的生活情況及其妹蓮的不幸遭遇，既是故事的引綫，又簡略地勾勒了人物；第二部分即「郁先生」接信後到翁家山與則生兄妹相見，開始點出遲桂花，這是故事的發展；第三部分即「郁先生」和蓮同游五雲山和雲棲寺，進一步寫蓮的活潑可愛，是故事發展的高潮，也是作者着重描寫的部分。翁則生原是個留日學生，當年曾「好學不倦」，有「絕大雄心」，後來遭了變故而中途退學，連「生存的希望」都成了問題，終於回到家鄉掙扎度日，並且在一個訓蒙的小學當了一名教師。因為教書，家境又有所改善，別人就爲他說合了一個「小康之家」的「老處女」，他也就在無可無不可的

心境中決定了結婚。在結婚的儀式上，「郁先生」是把新婚夫婦以遲桂花相比的，說他們的結婚像遲桂花，「結婚結得遲，日子也一定經得久。」但是，從整篇作品看，作者着重表現的「遲桂花」並不是翁則生夫婦，而是則生之妹翁蓮。他以奔放深摯的感情歌頌了蓮——這個「極可愛的生長在原野裏的天真的女性。」

蓮是一個非常善良樂觀的年輕婦女。她有着「強壯的身體」，「純樸的天性」，即便經歷了生活的挫折，性格仍十分開朗，「永遠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她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懂得不少事情。游山途中，不但對西湖的山水古迹，廟宇樓台知道許多，而且對「西湖附近的區域之內的種種動植物」——「一隻鳥，一個蟲，一株草，一棵樹」，它們「幾時孵化，幾時他遷，幾時鳴叫，幾時脫殼，或幾時開花，幾時結實，花的顏色如何，果的味道如何等，都說得非常有趣而詳盡。」她有相當的反抗性格，丈夫死後，婆母對她不好，她就決然回到娘家；她也憧憬着幸福，渴望美好的生活，大哥的結婚自然地引起她對以後生活的考慮。但是她的命運就像她大哥所說是「前世不修」：開始就沒有嫁一個好丈夫；丈夫死後寡居的生活就更顯得淒清。不過她能夠始終保持天真樂觀的性格，保持她的秀美，而這正是她能夠成其為「遲桂花」的基本原因。作品用較多的篇幅特意寫了「郁先生」因為蓮的形象和心靈的美麗而感情衝動。在此之前，作品寫「郁先生」剛到翁家山聞到遲桂花的馨香，就對則生說：「我，我聞了，似乎要起性慾衝動的樣子」。便是為後面寫「郁先生」同蓮游山時的感情衝動作一鋪墊和伏筆。「郁先生」聞到遲桂花的香味，竟至於那樣衝動；當他和蓮這一株更為秀美的「遲桂花」同游時，發生衝動就更是可

想而知了。然而作者將筆鋒一轉，立時寫「郁先生」在蓮這株高潔純淨的「遲桂花」面前，思念和感情很快得到了淨化，他首先就批判了自己的「邪心」，然後就像對待基督似地把自己的「邪心」虔誠地向蓮坦白出來，表示懺悔，請她寬恕，希望和她「將永久地結作最親愛最純潔的兄妹」，而蓮此後臉上也顯出了「一層一點兒憂慮也沒有的滿含着未來的希望和信任的聖潔的光耀來」。這樣寫，是否一定就好，能否稱得上是作者的妙筆，固可商量，但作者的意圖是明顯的，即認為蓮這株「遲桂花」比自然界的遲桂花還要高潔，自然界的遲桂花使人聞了會起衝動，而蓮的天真純潔的心靈反而使人的「邪心」得到淨化，這該是一種多麼偉大的精神力量啊！

到這裏，我們就可以簡略地歸納一下作品的主题。《遲桂花》顯然是通過翁則生兄妹的生活遭遇，表明人應該有生的意志力，不怕艱難曲折，總會得到幸福；人們不要學早發早凋的花，而應該像遲桂花那樣，不怕花開得晚，却可以經得久。翁則生這株「遲桂花」是已經開花了，蓮這株「遲桂花」也必將花發滿枝。作品最後讓「郁先生」大聲地說：「但願得我們都是遲桂花！」正表現了作者對遲桂花精神的讚美和追求。與此同時，既寫的是遲桂花精神，便包含着對社會現實的貶謫。則生兄妹的曲折遭遇就反映了人世的冷暖和社會的炎涼；遲桂花的晚發、經久，都體現了一種鬥爭精神。自然，作者沒有具體寫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鬥爭精神，向誰作鬥爭，怎樣去鬥爭，對遲桂花「經久」的品質寫得也不免有些空泛，然而作品的主題是明確的，情緒是積極的，我們不應作更多的苛求。

《遲桂花》在藝術上的最大特色就是散文化的風格。作品寫景寫情，真達到傳神入化的程度。整篇作品充溢着明朗、樂觀的氣氛，人物性格和自然環境溶化在一起。自然美襯托着人物的形象美和心靈美；人物的精神美又增加了自然環境美。人比物，物化人，到處瀰漫着遲桂花的清香，讀之令人心醉，令人感奮，油然自心底產生積極向上的情緒。和郁達夫其他一些小說比較，《遲桂花》雖然也寫了三個人物，他的性格特徵也都十分鮮明，個個生動真實，但作者並不是着力刻劃人物的形象，對於他（她）們的外貌，更是少用筆墨。整篇作品突出的是烘染環境氣氛，通過感情的抒寫來表現人物。這樣，人物描寫雖不十分具體，却給人印象極深。

對自然環境的描寫，可以說在《遲桂花》中比郁達夫其他小說都更為突出，更為成功，充分顯示了郁達夫在這方面的才能。郁達夫的散文寫得十分出色，其中又以一些游記最具魅力；他對山川自然的描繪真是如詩如畫，使人嚮往。《遲桂花》寫翁家山的景色就不但說明了作者觀察的細緻，也說明他表現手法的高明。作品中山村風景，就分暮時、月下、清晨。時間不同，物候、光綫、色彩以至人物心境都各不相同。暮時是：「漸走漸高，人聲人影是沒有了，在將暮的晴天之下，我只看見了許多樹影」，「看得見的只是些青葱的山，和如雲的樹，在這綠樹叢中，又是些這兒幾點，那兒一簇的瓦屋與白牆。」此外，加上「緩慢而淒清」的晚鐘，「山脚下樹梢頭」籠上的「一帶晚烟」，以及「老遠老遠的山脚下的村裏」傳來小兒的呼喚聲，不但給人恬靜和悠遠的感覺，也給人以如畫的視覺形象。月下的山景又不同了，作者寫道：「從樹枝裏篩下來千條萬條的銀綫，像是電影裏的白天

的外景」，這比喻就十分新鮮，接着寫秋蟲的鳴唱，「驟聽之下，滿以為在下急雨」；遠近一家家的煤油燈光，又「彷彿是大海灣裏的漁燈野火」，這裏有聽有看，真給人「一種空山秋夜的沉默的感覺」，「使人肅然會起一腔敬畏之思」。清晨的山村景色又和暮時月下不同，作者寫了一覺醒來特別感到的清新、舒適、充滿生氣。「窗外面吱吱唧唧的鳥聲喧噪得厲害」，「窗子上面的一角」，「已經有一縷朝陽的紅箭射到了」。以上三種山村景色的描寫，有顏色，有光綫，有聲音，有感覺，遠山近樹，晚鐘人語，濃淡相間，疏密有致。暮景是在旅途將盡時看到的，欣賞山色時帶有尋訪舊友的急切心情；月下是與老友見面後看到的，欣賞之餘有一種滿足和舒適之感；清晨的景色則是酣睡之後驟然醒來看到的，它們跳躍着新鮮活潑的情調。總之，翁家山這西子湖邊的山村景色，被寫得千姿百態，真是引人入勝。

對於桂花的描寫，作者更是十分精心。作品最初寫「郁先生」不意突然聞到花香，發出了驚異的「啊」聲；再寫到了翁家山立定細看，才進一步寫出它夾在山坡上的雜樹中間，「樹葉短狹，葉與細枝之間，滿撒着鋸末似的黃點」；繼寫茶碗裏「在綠瑩瑩的茶水裏散點着有一粒一粒的金黃的花瓣」，這還只是早桂，晚桂的香味比它更濃；接着寫早晨山路上桂花的香味和入着「清涼觸鼻的綠色草氣」，更又是一番風味；後來就用遲桂花比新婚的則生夫婦；最後在車站上點出主題，願人們都是遲桂花，都去追求遲桂花精神。這樣每次寫來重點不同，層層深入，不令人覺得冗繁瑣細，且蘊含着深刻的哲理，不正說明了作者郁達夫深湛的藝術功力嗎？



××兄：

突然間接着我這一封信，你或者會驚異起來，或者你簡直會想不出這發信的翁某是什麼人。但仔細一想，你也不在做官，而你的境遇，也未見得比我的好幾多倍，所以將我忘了的這一回事，或者是還不至於的。因為這除非是要貴人或境遇很好的人，才做得出來的事情。前兩禮拜爲了採辦結婚的衣服家具之類，才下山去。有好久不上城裏去了，偶爾去城裏一看，真是像丁令威的化鶴歸來，觸眼新奇，宛如隔世重生的人。在一家書鋪門口走過，一抬頭就看見了幾冊關於你的傳記

評論之類的書。再踏進去一間，才知道你的著作竟積成了八九冊之多了。將所有的你的和關於你的書全買將回來一讀，彷彿是又接見了十餘年不見的你那副音容笑語的樣子。我忍不住住了，一遍兩遍的盡在翻讀，愈讀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見一次面。但因這許多年數的不看報，不識世務，不親筆硯的緣故，終於下了好幾次決心，而仍不敢把這心願來實現。現在好了，關於我的一切結婚的事情的準備，也已經料理到了十之七八，而我那年老的娘，又在打算着於明天一侵早就進城去，早就上床去躺下了。我那可憐的寡妹，也因為白天操勞過了度，這時候似乎也已經墮入了夢鄉，所以我可以靜靜兒的來練這久未寫作的筆，實現我這已經懷念了有半個多月的心願了。

提筆寫將下來，到了這裏，我真不知將如何的從頭寫起。和你相別以後，不通聞問的年數，隔得這麼的多，讀了你的著作以後，心裏頭觸起的感覺情緒，又這麼的複雜；現在當這一刻的中間，洶湧盤旋在我腦裏想和你談談的話，的確，不止像一部二十四史那麼的繁而且亂，簡直是同將要爆發的火山內層那麼的熱而且烈，急遽尋不出一個將來。

我們自從房州海岸別來，到現在總也約莫有十多年光景了罷！我還記得那一天晴冬的早晨，你一個人立在寒風裏送我上車回東京去的情形。你那篇《南遷》的主人公，寫的是不是我？我自從那一年後，竟爲這胸腔的惡病所壓倒，與你再見一次面和通一封信的機會

也沒有，就此回國了。學校當然是中途退了學，連生存的希望都沒有了的時候，那裏還顧得到將來的立身處世？那裏還顧得到身外的學藝修能？到這時候爲止的我的少年豪氣，我的絕大雄心，是你所曉得的。同級同鄉的同學，只有你和我往來得最親密。在同一公寓裏同住得最長久的，也只有你一個人；時常勸我少用些功，多保養身體，預備將來爲國家爲人類致大用的，也就是你。每於風和日朗的晴天，拉我上多摩川上井之頭公園及武藏野等近郊去散走閒遊的，除你以外，更沒有別的人了。那幾年高等學校時代的愉快的生活，我現在只教一閉上眼，還歷歷透視得出來。看了你的許多初期的作品，這記憶更加新鮮了。我的所以愈讀你的作品，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者，原因也就在這些過去的往事的追懷。這些都是你和我兩人所共有的過去，我寫也沒有寫得你那麼好，就是不寫你總也還記得的，所以我不想再說。我打算詳細向你來作一個報告的，就是從那年冬天回故鄉以後的十幾年光景的山居養病的生活情形。

那一年冬天咯了血，和你一道上房州去避寒，在不意之中，又遇見了那個肺病少女——是真砂子罷？連她的名字我都忘了——無端惹起了那一場害人害己的戀愛事件。你送我回東京之後，住了一個多禮拜，我就回國來了。我們的老家在離城市有二十來里地的翁家山上，你是曉得的。回家住下，我自己對我的病，倒也沒什麼驚奇駭異的地方，可是我痰裏

的血絲，臉上的蒼白，和身體的瘦削，却把我那已經守了好幾年寡的老母急壞了，因為我那短命的父親，也是患這同樣的病而死去的。於是她就四處的去求神拜佛，採藥尋醫，急得連粗茶淡飯都無心食用，頭上的白髮，也似乎一天一天的加多起來了。我哩！戀愛已經失敗了，學業也已輟了，對於此生，原已沒有多大的野心，所以就落得去由她擺佈，積極地雖盡不得孝，便消極地盡了我的順。初回家的一年中間，我簡直門外也不出一步，各色各樣的奇形的草藥，和各色各樣的異味的單方，差不多都嘗了一個遍。但是怪得很，連我自己都滿以為沒有希望的這致命的病症，一到了回國後所經過的第二個春天，竟似乎有神助似地忽然減輕了，夜熱也不再發，盜汗也居然止住，痰裏的血絲早就沒有了。我的娘的喜歡，當然是不必說，就是在家裏替我煮藥縫衣，代我操作一切的我那位妹妹，也同春天的天氣一樣，時時展開着她的愁眉，露出了她那副特有的眞真是討人歡喜的笑容。到了初夏，我藥也已經不服，有興致的時候，居然也能夠和她們一道上山前山後去採採茶，摘摘菜，幫她們去服一點小小的勞役了。是在這一年的——回家後第三年的——秋天，在我們家裏，同時發生了兩件似喜而又可悲，說悲却也可喜的悲喜劇。第一，就是我那妹妹的出嫁，第二，就是我定在城裏的那家婚約的解除。妹妹那年十九歲了，男家是只隔一支山嶺的一家鄉下的富家。他們來說親的時候，原是因為我們祖上是世代讀書的，總算是來和

詩禮人家攀婚的意思。定親已經定過了四五年了，起初我娘却嫌妹妹年紀太小，不肯馬上准他們來迎娶，後來就因為我的病，一攔就又攔起了兩三年。到了這一回，我的病總算已經恢復，而妹妹那早到了該結婚的年齡了。男家來一說，我娘也就應允了他們，也算完了她自己的一件心事。至於我的這家親事呢，却是我父親在死的前一年為我定下的，女家是城裏的一家相當有名的舊家。那時候我的年紀雖還很小，而我們家裏的不動產却着實還有一點可觀。並且我又是一個長子，將來家裏要培植我讀書處世是無疑的，所以那一家舊家居然也應允了我的婚事。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門親事，當然是我們去竭力高攀的，因為杭州人家的習俗，是吃粥的人家的女兒，非要去嫁吃飯的人家不可的。還有鄉下姑娘，嫁往城裏，倒是常事，城裏的千金小姐，却不大會下嫁到鄉下來的，聽以當時的這個婚約，起初在根本上就有點兒不對。後來經我父親的一死，我們家裏，喪葬費用，就用去了不少。嗣後年復一年，母子三人，只吃着家裏的死飯。親族戚屬，少不得又要對我們孤兒寡婦，時時加以一點剝削。母親又忠厚無用，在出賣田地山場的時候，也不曉得市價的高低，太抵是任憑族人在從中鈎搭。就因這種種關係的結果，到我考取了官費，上日本去留學的那一年，我們這一家世代讀書的翁家山上的舊家，已經只剩得一點僅能維持衣食的住屋山場和幾塊荒田了。當我初次出國的時候，承蒙他們不棄，我那未來的親家，還送了我些贐儀

路費。後來於寒暑假回國的期間，也曾央原媒來催過完姻。可是接着就是我那致命的病症的發生，與我的學業的中輟，於是兩三年中，他們和我們的中間，便自然而然的斷絕了交往。到了這一年的晚秋，當我那妹妹嫁後不久的時候，女家忽然央了原媒來對母親說：「你們的大少爺，有病在身，婚娶的事情，當然是不大相宜的，而他家的小姐，也已經下了絕大的決心，立志終身不嫁了，所以這一個婚約，還是解除了的好。」說着就打開包裹，將我們傳紅時候交去的金玉如意，紅綠帖子等，拿了出來，退還了母親。我那忠厚老實的娘，人雖則無用，但面子却是死要的一聽了媒人的這一番說話，目瞪口呆，立時就滾下了幾顆眼淚來。幸虧我在旁邊，做好做歹的對娘勸慰了好久，她才含着眼淚，將女家的回禮及八字全帖等檢出，交還了原媒。媒人去後，她又上山後我父親的墳邊去大哭了一場，直到傍晚，我和同族鄰人等一道去拉她回來，她在路上，還流着滿臉的眼淚鼻涕，在很傷心地嗚咽。這一出賴婚的怪劇，在我只有高興，本來是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可是由頭腦很舊的她看來，却似乎是翁家世代的顏面家聲都被他們剝盡了。自此以後，一直下來，將近十年，我和她母子二人，就日日的寡言少笑，相對瑩瑩，直到前年的冬天，我那妹夫死去，寡妹回來為止，兩人所過的，都是些在煉獄裏似的沉悶的日子。

說起我那寡妹，她真也是前世不修。人雖則很長大，身體雖則很強壯，但她的天性，

却永遠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嫁過去那一年，來回郎的時候，她還是笑嘻嘻地如同上城裏去了一趟回來了的样子，但雙滿月之後，到年下邊回來的時候，從來不曉得悲泣的她，竟對我母親掉起眼淚來了。她們夫家的公公雖則還好，但婆婆的繁言吝嗇，小姑的刻薄尖酸和男人的放蕩兇暴，使她一天到晚過不到一刻安閒自在的生活。工作操勞本係是她在家的時候所慣習的，倒並不以為苦，所最難受的，却是多用一枝火柴，也要受婆婆責備的那一種儉約到不可思議的生活狀態。還有兩位小姑，左一句尖話，右一句毒語，彷彿從前我娘的不准他們早來迎娶，致使她們的哥哥染上了遊蕩的惡習，在外面養起了女人，這一件事情，完全是我妹妹的罪惡。結婚之後，新郎的惡習，仍舊改不過來，反而是在城裏他那舊情人家裏過的日子多，在新房裏過的日子少。這一筆帳，當然又要寫在我妹妹的身上。婆婆說她不會侍奉男人，小姑們說她不會勸，不會騙。有時候公公看得難受，替她申辯一聲，婆婆就尖着喉嚨，要罵上公公的臉去：「你這老東西！臉要不要，臉要不要，你這扒灰老！」因我那妹夫，過的是這一種不自然的生活，所以前年夏天，就染了急病死掉了，於是我那妹妹又多了一個克夫的罪名。妹妹年輕守寡，公公少不得總要對她客氣一點，婆婆在這裏就算抓住了扒灰的證據，三日一場吵，五日一場鬧，還是小事，有幾次在半夜裏，兩老夫婦還會大哭大罵的喧鬧起來。我妹妹於有一回被罵被逼得特別利害的爭吵之後，就

很堅決地搬回到了家裏來住了。自從她回來之後，我娘非但得到了一個很大的幫手，就是我們家裏的沉悶的空氣，也緩和了許多。

這就是和你別後，十幾年來，我在家裏所過的生活的大概。平時非但不上城裏去走走，當風雪盈途的冬季，我和我娘簡直有好幾個月不出門外的時候。我妹妹回來之後，生活又約略變過了。多年不做的焙茶事業，去年也竟出產了一二百斤。我的身體，經了十幾年的靜養，似乎也有一點把握了。從今年起，我並且在山上的晏公祠裏加入了一個訓蒙的小學，居然也做了一位小學教師。但人生是動不得的，稍稍一動，就如滾石下山，變化便要接連不斷的簇生出來。我因為在教教書，而家裏頭又勉強地幹起了一點事業，今年夏季居然又有人來同我議婚了。新娘是近鄉鄰村裏的一位老處女，今年二十七歲，家裏雖稱不得富有，可也是小康之家。這位新娘，因為從小就讀了些書，曾在城裏進過學堂，相貌也還過得去——好幾年前，我曾經在一處市場上看見她過一眼的——故而高不湊，低不就，等閒便度過了她的錦樣的青春。我在教書的學校裏的那位名譽校長——也是我們的同族——本來和她是舊親，所以這位校長就在中間做了個傳紅線的冰人。我獨居已經慣了，並且身體也不見得份外強健，若一結婚，難保得舊病的不會復發，故而對這門親事，當初是斷然拒絕了的。可是我那年老的母親，却仍是雄心未死，還在想我結一頭親，生下幾個玉樹芝

蘭來，好重振重振我們的這已經墜落了很久的家聲，於是這親事就又同當年生病的時候服草藥一樣，勉強地被壓上我的身上來了。我哩，本來也已經入了中年了，百事原都看得很穿，又加以這十幾年的疏散和無爲，覺得在這世上任你什麼也沒甚大不了的事情，落得隨隨便便的過去，橫豎是來日也無多了。只教我母親喜歡的話，那就是我稍稍犧牲一點意見也使得。於是這婚議，就在很短的時間裏，成熟得妥妥帖帖，現在連迎娶的日期也已經揀好了，是舊曆九月十二日。

是因爲這一次的結婚，我才進城裏去買東西，才發見了多年不見的你這老友的存在，所以結婚之日，我想請你來我這裏吃喜酒，大家來談談過去的事情。你的生活，從你的日記和著作中看來，本來也是同雲遊的僧道一樣的。讓出一點工夫來，上這一區僻靜的鄉間來住幾日，或者也是你所喜歡的事情。你來，你一定來，我們又可以回顧一回顧一去而不復返的少年時代。

我娘的房間裏，有起響動來了，大約天總就快亮了罷。這一封信，整整地費了我一夜的時間和心血，通宵不睡，是我回國以後十幾年來不曾有過的經驗，你單只看取了我的這一點熱忱，我想你也不好意思不來。

啊，雞在叫了，我不想再寫下去了，還是讓我們見面之後再來談罷！

剛在北平住了個把月，重回到上海的翌日，和我進出的一家書鋪裏，就送了這一封掛號加郵托轉交的厚信來。我接到了這信，捏在手裏，起初還以為是一位我認識的作家，寄了稿子來託我代售的。但翻轉信背一看，却是杭州翁家山的翁某某所發，我立時就想起了那位好學不倦，面容嫵媚，多年不相聞問的舊同學老翁。他的名字叫翁矩，則生是他的小名。人生得矮小娟秀，皮色也很白淨，因而看起來總覺得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小五六歲。在我們的一班裏，算他的年紀最小，操體操的時候，總是他立在最後的，但實際上他也只不過比我小了兩歲。那一年寒假之後，和他同去房州避寒，他的左肺尖，已經被結核菌損蝕得很利害了。住不上幾天，一位也住在那近邊養肺病的日本少女，很熱烈地和他要好了起來，結果是那位肺病少女的因興奮而病劇，他就同失了舵的野船似地遷回到了中國。以後一直十多年，我雖則在大學裏畢了業，但關於他的消息，却一向還不曾聽見有人說起過。拆開了這封長信，上書室去坐下，從頭至尾細細讀完之後，我呆視着遠處，茫茫然如失了神的樣子，腦子裏也觸起了許多感慨與回思。我遠遠的看出了他的那種柔和的笑容，聽見了他的沈靜而又清澈的聲氣。直到天將暗下去的時候，我一動也不動，還坐在那裏呆想，

而樓下的家人却來催吃晚飯了。在吃晚飯的中間，我就和家裏的人談起了這位老同學，將那封長信的內容約略說了一遍。家裏的人，就勸我落得上杭州去旅行一趟，像這樣的秋高氣爽的時節，白白地消磨在煤烟灰土很深的上海，實在有點可惜，有此機會，落得去吃吃他的喜酒。

第二天仍舊是一天晴和爽朗的好天氣，午後二點鐘的時候，我已經到了杭州城站，在僱車上翁家山去了。但這一天，似乎是上海各洋行與機關的放假的日子，從上海來杭州旅行的人，特別的多。城站前面停在那裏候客的黃包車，都被火車上下來的旅客僱走了，不得已，我就只好上一家附近的酒店去吃午飯。在吃酒的當中，問了問堂倌以去翁家山的路徑，他便很詳細地指示我說：

「你只教坐黃包車到旗下的陳列所，搭公共汽車到四眼井下來走上去好了。你又沒有行李，天氣又這麼的好，坐黃包車直去是不上算的。」

得到了這一個指教，我就從容起來了，慢慢的喝完了半斤酒，吃了兩大碗飯，從酒店出來，便坐車到了旗下。恰好是三點前後的光景，湖六段的汽車剛載滿了客人，要開出去。我到了四眼井下車，從山下稻田中間的一條石板路走進滿覺隴去的時候，太陽已經平西到了三五十度斜角度的樣子，是牛羊下來，行人歸舍的時候了。在滿覺隴的狹路中間，果然

遇見了許多中學校的遠足歸來的男女學生的隊伍。上水東洞口去坐下喝了一碗清茶，又拉了一位農夫，問了聲翁則生的名字，他就曉得很詳細地告訴我說：

「是山上第二排的朝南的一家，他們那間樓房頂高，你一上去就可以看得見的。則生要討新娘子了，這幾天他們正在忙着收拾。這時候則生怕還在晏公祠的學堂裏哩。」

謝過了他的好意，付過了茶錢，我就順着上烟霞洞去的石級，一步一步的走上了山去。漸走漸高，人聲人影是沒有了，在將暮的晴天之下，我只看見了許多樹影。在半山亭裏立住歇了一歇，回頭向東南一望，看得見的，只是些青葱的山和如雲的樹，在這些綠樹叢中又是些這兒幾點，那兒一簇的屋瓦與白牆。

「啊啊，怪不得他的病會得好起來了，原來翁家山是在這樣的一個好地方。」

烟霞洞我兒時也曾來過的，但當這樣晴爽的秋天，於這一個西夕陽東上月的時刻，獨立在山中的空亭裏，來仔細賞玩景色的機會，却還不曾有過。我看見了東天的已經滿過半弓的月亮，心裏正在羨慕翁則生他們老家的處地的幽深，而從背後又吹來了一陣微風，裏面竟含滿着一種說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氣。

「啊……」

我又驚異了起來：

「原來這兒到這時候還有桂花？我在以桂花著名的滿覺隴裏，倒不曾看到，反而在這一塊冷僻的山裏面來聞吸濃香，這可真也是奇事了。」

這樣的一個人獨自在心中驚異着，聞吸着，賞玩着，我不知在那空亭裏立了多少時候。突然從脚下樹叢深處，却幽幽的有晚鐘聲傳過來了，東嶺，東嶺地這鐘聲實在真來得緩慢而淒清。我聽得耐不住了，拔起脚跟，一口氣就走上了山頂，走到了那個山下農夫曾經教過我的烟霞洞西面翁則生家的近旁。約莫離他家還有半箭路遠時候，我一面喘着氣，一面就放大了喉嚨向門裏面叫了起來：

「喂，老翁！老翁！則生！翁則生！」

聽見了我的呼聲，從兩扇關在那裏的腰門裏開出來答應的却不是被我所喚的翁則生自己，而是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面的，比翁則生略高三五分的樣子，身體強健，兩頰微紅，看起來約莫有二十四五的一位女性。

她開出了門，一眼看見了我，就立住腳驚疑似地略呆了一呆。同時我看見她臉上却漲起了一層紅暈，一雙大眼睛眨了幾眨，深深地吞了一口氣，她似乎已經鎮靜下去了，便很靦腆地對我一笑。在這一臉柔和的笑容裏，我立時就看到了翁則生的面相與神氣，當然是則生的妹妹無疑了，走上了一步，我就也笑着問她說：

「則生不在家麼？你是她的妹妹不是？」

聽了我這一句問話，她臉上又紅了一紅，柔和地笑着，半俯了頭，她方才輕輕地回答我說：

「是的，大哥還沒有回來，你大約是上海來的客人罷？吃中飯的時候，大哥還在說哩！」這沉靜清澈的聲氣，也和翁則生的一色而沒有兩樣。

「是的，我是從上海來的。」

我接着說：

「我因為想使則生驚駭一下，所以電報也不打一個來通知，接到他的信後，馬上就動身來了。不過你們大哥的好日也太逼近了，實在可也沒有寫一封信來通知的時間餘裕。」

「你請進來罷，坐坐吃碗茶，我馬上去叫了他來。怕他聽到了你來，真要驚喜得像瘋了一樣哩。」

走上台階，我還沒有進門，從客堂後面的側門裏，却走出了一位頭髮雪白，面貌清癯，大約有六十內外的老太太來。她的柔和的笑容，也是和她的女兒兒子的笑容一色一樣的。似乎已經聽見了我們在門口所交換過的談話了，她一開口就對我說：

「是郁先生麼？為什麼不寫一封快信來通知？則生中午還在說，說你若要來，他打算

進城上車站去接你去的。請坐，請坐，晏公祠只有十幾步路，讓我去叫他來罷，怕他真要高興得像什麼似的哩。」說完了，她就朝向了女兒，吩咐她上廚下去燒碗茶來。她自己却踏着很平穩的脚步，走出大門，下台階去通知則生去了。

「你們老太太倒還輕健得很。」

「是的，她老人家倒還好。你請坐罷，我馬上起了茶來。」

她上廚下去起茶的中間，我一個人，在客堂裏倒得了一個細細觀察周圍的機會。則生他們的住屋，是一間三開間而有後軒後廂房的樓房。前面階沿外走落台階，是一塊可以造廳造廂樓的大空地。走過這塊數丈見方的空地，再下兩級台階，便是村道了。越村道而下，再低數尺，又是一排人家的房子。但這一排房子，因為都是平屋，所以擋不殺翁則生他們家裏的眺望。立在翁則生家的空地裏，前山後山的山景，是依舊歷歷可見的。屋前屋後，一段一段的山坡上，都長着些不大知名的雜樹，三株兩株夾在這些雜樹中間，樹葉短狹，葉與細枝之間，滿撒着鋸末似的黃點的，却是木犀花樹，前一刻在半山亭裏聞到的香氣，源頭原來就係出在這一塊地方的。太陽似乎已下了山，澄明的光裏，已經看不見日輪的金箭，而山腳下的樹梢頭，也早有一帶晚烟籠上了。山上的空氣，真靜得可憐，老遠老遠的山腳下的村裏，小兒在呼喚的聲音，也清晰地聽得出來。我在空地裏立了一會，背着手又

踱回到了翁家的客廳，向四壁掛在那裏的書畫一看，却使我想起了翁則生信裏所說的事實。琳琅滿目，掛在那裏的東西，果然是件件精緻，不像是鄉下人家的俗惡的客廳。尤其使我看得有趣的，是陳豪寫的一堂《歸去來辭》的屏條，墨色的鮮艷，字迹的秀映，有點像董香光而更覺得柔媚。翁家的世代書香，只須上這客廳裏來一看就可以知道了。我立在那裏看字畫還沒有看得周全，忽而背後門外老遠的就飛來了幾聲叫聲：

「老郁！老郁！你來得真快！」

翁則生從小學校裏跑回來了，平時總很沉靜的他，這時候似乎也感到了一點興奮。一走進客堂，他握住了我的兩手，盡在喘氣，有好幾秒鐘說不出話來。等落在後面的他娘走到的時候，三人才各放聲大笑了起來。這時候他妹妹也已經將茶燒好，在一個朱漆盤裏放着三碗搬出來擺上桌子來了。

「你看，則生這小孩，他一聽見我說你到了，就同猴子似的跳回來了。」他娘笑着對我說。

「老翁！說你生病生病，我看你倒仍舊不見得衰老得怎麼樣，兩人比較起來，還怕是我老得多哩？」

我笑說着，將臉朝向了他的妹妹，去徵她的同意。她笑着不說話，只在守視着我們的

歡喜笑樂的樣子。則生把頭一扭，向他娘指了一指，就接着對我說：

「因為我們的娘在這裏，所以我不能老下去吓。並且媳婦兒也還不曾娶到，一老就得做老光棍了，那還了得！」

經他這麼一說，四個人重又大笑起來了，他娘的老眼裏幾乎笑出了眼淚。則生笑了一會，就重新想起來了似的替他妹妹介紹說：

「這是我的妹妹，她的事情，你大約是曉得的罷？我在那信裏是寫得很詳細的。」

「我們可不必你來介紹了，我上這兒來，頭一個見到的就是她。」

「噢，你們倒是有緣啊！蓮，你猜這位郁先生的年紀，比我大呢，還是比我小？」

他妹妹聽了這一句話，面色又漲紅了，正在囁嚅困惑的中間，他娘却止住了笑，問我說：

「郁先生，大約是和則生上下年紀罷？」

「那裏的話，我要比他大得多哩。」

「娘，你看還是我老呢，還是他老？」

則生又把這問題轉向了他的母親。他娘仔細看了我一眼，就對他笑罵般的說：

「自然是郁先生來得老成穩重，誰更像你那樣的不脫小孩子脾氣呢！」

說着，她就走近了桌邊，舉起茶碗來請我喝茶。我接過來喝了一口，在茶裏又聞到了一種實在是令人欲醉的桂花香氣。掀開了茶碗蓋，我俯首向碗裏一看，果然是綠瑩瑩的茶水裏散點着有一粒一粒的金黃的花瓣。則生以爲我在看茶葉，自己拿起了一碗喝了一口，他就對我說：

「這茶葉是我們自己製的，你說怎麼樣？」

「我並不在看茶葉，我只覺這觸鼻的桂花香氣，實在可愛得很。」

「桂花嗎？這茶葉裏的還是第一次開的早桂，現在在開的遲桂花，才有味哩！因爲開得遲，所以日子也經得久。」

「是的是的，我一路上走來，在以桂花著名的滿覺隴裏，倒聞不着桂花的香氣。看看兩旁的樹上，都只剩了一簇一簇的淡綠的桂花托子了，可是到了這裏，却同做夢似地，所聞吸的盡是這種濃艷的氣味。老翁，你大約是已經聞慣了，不覺得什麼罷？我……我……」說到了這裏，我自家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則生儘管在追問我，「你怎麼樣？你怎麼樣？」到了最後，我也只好說了：

「我，我聞了，似乎要起性慾衝動的樣子。」

則生聽了，馬上就大笑了起來，他的娘和妹妹雖則並沒有明確地了解我們的說話的內容，但也曉得我們是在說笑話，母女倆便含着微笑，上廚下去預備晚飯去了。

我們兩人在客廳上談談笑笑，竟忘記了點燈，一道銀白的月光，從門裏洒進來了。則

生看見了月亮，就站起來想去拿煤油燈，我却止住了他，說：

「在月光底下清談，豈不是很好麼？你還記不記得起，那一年在井之頭公園裏的一夜遊行？」

所謂那一年者，就是翁則生患肺病的那一年秋天。他因爲用功過度，變成了神經衰弱症。有一天，他課也不去上，竟獨自一個在公寓裏發了一天的瘋。到了傍晚，他飯也不吃，從公寓裏跑出去了。我接到了公寓主人的注意，下學回來，就遠遠的在守視着他，看他走出了公寓，也就追蹤着他，遠遠地跟他一道到了井之頭公園。從東京到井之頭公園去的高架電車，本來是有前後的兩乘，所以在電車上，我和他並不遇着。直到下車出車站之後，我假裝無意中和他沖見了似的同他招呼了。他紅着雙頰，問我這時候上這野外來幹什麼，我說是來看月亮的，記得那一晚正是和這天一樣地有月亮的晚上。兩人笑了一笑，就一道在井之頭公園的樹林裏走到了夜半方才回來。後來聽他的自白，他是在那一天晚上想到井之頭公園去自殺的，但因爲遇見了我，談了半夜，胸中的煩悶，有一半消散了，所以就同我一道又轉了回來。「無限胸中煩悶事，一宵清話又成空！」他自白的時候，還念出了這兩句詩來，借作解嘲。以後他就因傷風而發生了肺炎，肺炎癒後，就一直的爲結核菌所壓倒了。

談了許多懷舊談後，話頭一轉，我就提到了他的這一回的喜事。

「這一回的喜事麼？我在那信裏也曾和你說過。」

談話的內容，一從空想追懷轉向了現實，他的聲氣就低了下去，又回復了他舊日的沉靜的態度。

「在我是無可無不可的，對這事情最起勁的，倒是我的那位年老的娘。這一回的一切準備麻煩，都是她老人家在替我忙的。這半個月中間，她差不多日日跑城裏。現在是已經弄得完完全全，什麼都預備好了，明朝一早，就要來搭燈彩，下午是女家送嫁妝來，後天就是正日。可是老郁，有一件事情，我覺得很難受，就是蓮兒——這是我妹妹的小名——近來，似乎是很不高興的樣子，她話雖則不說，但因為她是很天真的緣故，所以在態度上表情上處處我都看得出來。你是初同她見面，所以並不覺得什麼，平時她着實要活潑哩，簡直活潑得同現代的那些時髦女郎一樣，不過她的活潑是天性的純真，而那些現代女郎，却是學來的時髦。……按說哩，這心緒的惡劣，也是應該的，她雖則是一個純真的小孩子，但人非木石，究竟總有一點感情，看到了我們這裏的婚事熱鬧，無論如何，總免不得要想起她自己的身世淒涼的。並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動機，彷彿是她在覺得自己以後的寄身無處。這兒雖是娘家，但她却是已經出過嫁的女兒了，哥哥討了嫂嫂，她還有什麼權利再寄

食在娘家呢？所以我當這婚事在談起的當初，就一次兩次的對她說過了，不管她怎樣，她總是我的妹妹，除非她要再嫁，則沒有話說，要是不然的話，那她是一輩子有和我同居，和我對分財產的權利的，請她千萬不要自己感到難過。這一層意思，她原也明白，我的性情，她是曉得的，可是不曉得怎麼，她近來似乎總有點不大安閒的樣子。你來得正好，順便也可以勸勸她。並且明天發嫁妝結燈彩之類的事情，怕她看了又要想到自己的身世，我想明朝一早就叫她陪你出去玩去，省得她在家裏一個人在暗中受苦。」

「那好極了，我明天就陪她出去玩一天回來。」

「那可不對，假使是你陪她出去玩的話，那是形跡更露，愈加要使她難堪了。非要裝作是你要她去作陪不行。彷彿是你想出去玩，但我却没有工夫陪你，所以只好勉強請她和你一道出去。要這樣，她才安逸。」

「好，好，就這麼辦，明天我要她陪我去逛五雲山去。」

正談到了這裏，他的那位老母從客室後面的那扇側門裏走出來了，看到了我們的坐在微明灰暗的客室裏談天，她又笑了起來說：

「十幾年不見的一段總帳，你們難道想在這幾刻工夫裏算它清來麼？有什麼話談得那麼起勁，連燈都忘了點一點？則生，你這孩子真像是瘋了，快立起來，把那盞保險燈點上。」

說着她又跑回到了廚下，去拿了一盒火柴出來。則生爬上桌子，在點那盞懸在客室正中的保險燈的時候，她就問我吃晚飯之先，要不要喝酒。則生一邊在點燈，一邊就從肩背上叫他娘說：

「娘，你以爲他也是肺癆病鬼麼？郁先生是以喝酒出名的。」

「那麼你快下來去開壘去罷，今天挑來的那兩壘酒，不曉得好不好，請郁先生嘗嘗看。」他娘聽了他的話後，也就昂起了頭，一面在看他點燈，一面在催他下來去開酒去。

「幸而是酒，請郁先生嘗一嘗新，倒還不要緊，要是新娘子，那使不得。」

他笑說從桌子上跳了下來，他娘眼睛望着了我，嘴唇却朝着他啐了一聲說：

「你看這孩子，說話老是這樣不正經的！」

「因爲他要做新郎官了，所以在高興。」

我也笑着對他娘說了一聲，旋轉身就一個人踱出了門外，想看一看這翁家山的秋夜的月明，屋內且讓他們母子倆去開酒去。

月光下的翁家山，又不相同了。從樹枝裏篩下來的千條萬條的銀線，像是電影裏的白天的外景。不知躲在什麼地方的許多秋蟲的鳴唱，驟聽之下，滿以爲在下急雨。白天的熱度，日落之後，忽然收斂了，於是草木很多的這深山頂上，也就起了一層白茫茫的透明霧

障。山上電燈線似乎還沒有接上，遠近一家一家看得見的幾點煤油燈光，彷彿是大海灣裏的漁燈野火。一種空山秋夜的沉默的感覺，處處在高壓着人，使人肅然會起一種畏敬之思。我獨立在庭前的月光亮裏看不上幾分鐘，心裏就有點寒竦竦的怕了起來，回身再走向客室，酒杯杯筷，都已熱汽蒸騰的擺好在那裏候客了。

四個人當吃晚飯的中間，則生又說了許多笑話。因爲在前回聽取了一番他所告訴我的衷情之後，我於舉酒杯的瞬間，偷眼向他妹妹望望，覺得在她的柔和的笑臉上，的確似乎是有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哀的表情流露在那裏的樣子。這一餐晚飯，吃盡了許多時間，我因爲白天走路走得不少，而談話之後又感到了一點興奮，肚子有點餓了，所以酒和菜，竟吃得比平時要多一倍。到了最後將快吃完的當兒，我就向則生提出說：

「老翁，五雲山我倒還沒有去過，明天你可不可以陪我一進去玩一趟？」

則生仍復以他的那種滑稽的口吻回答我說：

「到了結婚的前一日，新郎新娘抬了你去燒香，也還不遲。」

我却仍復主張着說，明天非去不行。則生說：

「那麼替你去叫一頂轎子來，你坐了轎子去，橫豎是明天轎夫會來的。」

「不行不行，遊山玩水，我是喜歡走的。」

「你認得路麼？」

「你們這一種鄉下的僻路，我那裏會認得呢？」

「那就怎麼辦呢？……」

則生抓着頭皮，臉上露出了一臉爲難的神氣。停了一二分鐘，他就舉目向他的妹妹說：「蓮！你怎麼樣？你是一位女豪傑，走路又能走，地理又熟悉，你替我陪了郁先生去怎麼樣？」

他妹妹也笑了起來，舉起眼睛來向她娘看了一眼。接着她娘就說：

「好的，蓮，還是你陪了郁先生去罷。明天你大哥是走不開的。」

我一看她臉上的表情，似乎已經有了答應的意思了，所以又追問了她一聲說：

「五雲山可着實不近哩，你走得動的麼？回頭走到半路，要我來背，那可辦不到。」

她聽了這話，就真同從心坎裏笑出來的一樣笑着說：

「別說是五雲山，就是老東岳，我們也一天要往返兩次哩。」

從她的紅紅的雙頰，挺突的胸脯，和肥圓的肩臂看來，這句話也決不是她誇的大口。吃完晚飯，又談了一陣閒天，我們因爲明天各有忙碌的操作在前，所以一早就分頭到房裏去睡了。

山中的清曉，又是一種特別的情景。我因為昨天夜裏多喝了一點酒，上床去一睡，就同大石頭掉下海裏似的一直就酣睡到了天明。窗外面吱吱唧唧的鳥聲喧噪得利害，我滿以為還是夜半，月明將野鳥驚醒了，但睜開眼掀開帳子來一望，窗內窗外已飽浸着晴天爽朗的清晨光線，窗子上面的一角，却已經有一縷朝陽的紅箭射到了。急忙滾出了被窩，穿起衣服，跑下樓去一看，她們母子三人，也已梳洗得妥妥服服，說是已經在做了一個把鐘頭的事情之後。平常她們總是於五點鐘前後起床的，這一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山中住民的生活秩序，又使我對她們感到了無窮的敬意。四人一道吃過了早餐，我和則生的妹妹，就整了一整行裝，預備出發。臨行之際，他娘又叫我等一下子，她很迅速地跑上樓上去取了一枝黑漆手杖下來，說，這是則生生病的時候用過的，走山路的時候，用它來撐扶撐扶，氣力要省得多。我謝過了她的好意，就讓則生的妹妹上前帶路，走出了她們的大門。

早晨的空氣，實在澄鮮得可愛。太陽已經升高了，但它的領域，還只限於屋簷，樹梢，山頂等突出的地方。山路兩旁的細草上，露水還沒有乾，而一味清涼觸鼻的綠色草氣，和入在桂花香味之中，聞了好像是宿夢也能搖醒的樣子。起初還在翁家山村內走着，則生的妹妹，對村中的同姓，三步一招呼，五步一立談的應接得忙不暇給。走盡了這村子的最後一家，沿了入谷的一條石板路走上下山面的時候，遇見的人也沒有了，前面的眺望，也轉

換了一個樣子。朝我們去的方向看去，原又是岡巒的起伏和別墅的縱橫，但稍一住腳，掉頭向東面一望，一片同呵了一口氣的鏡子似的湖光，却躺在眼下。遠遠從兩山之間的谷頂望去，並且還看得出一角城裏的人家，隱約藏躲在尚未消盡的湖霧當中。

我們的路先朝西北，後又向西南，先下了山坡，後又上了山背，因為今天有一天的時間，可以供我們消磨，所以一離了村境，我就走得特別的慢。每這裏看看，那裏看看的，個不住。若看見了一件稍可注意的東西，那不管它是風景裏的一點一堆，一山一水，或植物界的一草一木與動物界的一鳥一蟲，我總要拉住了她，尋根究底的問得它仔仔細細。說也奇怪，小時候只在村裏的小學校裏念過四年書的她——這是她自己對我說的——對於我所問的東西，却沒有一樣不曉得的。關於湖上的山水古蹟，廟宇樓台哩，那還不要去管它，大約是生長在西湖附近的人，個個都能夠說出一個大概來的，所以她的知道得那麼詳細，倒還在情理之中，但我覺得最奇怪的，却是她的關於這西湖附近的區域之內的種種動植物的知識。無論是如何小的一隻鳥，一個蟲，一株草，一棵樹，她非但各能把它們的名字叫出來，並且連幾時孵化，幾時他遷，幾時鳴叫，幾時脫殼，或幾時開花，幾時結實，花的顏色如何，果的味道如何等，都說得非常有趣而詳盡，使我覺得彷彿是在讀一部活的樺候脫的《賽兒鵬自然史》（G. White's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而樺候脫的書，却決沒有敘述得她那麼樸實自然而富於刺激，因為聽聽她那種舒徐清澈的語氣，看看她那一雙天生成像飽使過耐吻胭脂棒般的紅唇，更加上以她所特有的那一臉微笑，在知的分子之外還不得不添一種情的成分上去，於書的趣味之上更要兼一層人的風韻在裏頭。我們慢慢的談着天，走着路，不上一個鐘頭的光景，我竟恍恍惚惚，像又回復了青春時代似的完全爲她迷倒了。

她的身體，也真發育得太完全，穿的雖是一件鄉下裁縫做的不大合式的大綢夾袍，但在我的前面一步一步的走去，非但她的肥突的後部，緊密的腰部，和斜圓的脛部的曲線，看得要簇生異想，就是她的兩隻圓而且軟的肩膊，多看一歇，也要使我貪鄙起來。立在她的前面和她講話哩，則那一雙水汪汪的大眼，那一個隆正的尖鼻，那一張紅白相間的橢圓嫩臉，和因走路走得氣急，一呼一吸漲落得特別快的那個高突的胸脯，又要使我惱殺。還有她那一頭不會剪去的黑髮哩，梳的雖然是一個自在的懶髻，但一映到了她那個圓而且白的額上，和短而且腴的頸際，看起來，又格外的動人。總之，我在昨天晚上，不會在她身上發見的康健和自然的美點，今天因這一回的遊山，完全被我觀察到了。此外我又在她的談話之中，證實了翁則生也和我曾經講到過的她的生性的活潑與天真。譬如我問她今年幾歲了？她說，二十八歲。我說這真看不出，我起初還以爲你只有二十三、四歲，她說，女人

不生產是不大會老的。我又問她，對於則生這一回的結婚，你有點什麼感觸？她說，另外也沒有什麼，不過以後長住在娘家，似乎有點對不起大哥和大嫂。像這一類的純粹真率的談話，我另外還聽取了許多許多，她的樸素的天性，真真如翁則生之所說，是一個永久的小孩子的天性。

爬上了龍井獅子峯下的一處平坦的山頂，我於聽了一段她所講的如何栽培茶葉，如何摘取焙烘，與那時候的山家生活的如何緊張而有趣的故事之後，便在路旁的一塊大岩石上坐下了。遙對着在晴天下太陽光裏躺着的杭州城市，和近水遙山，我的雙眼只凝視着蒼空的一角，有半晌不曾說話。一邊在我的腦裏，却只在回想着德國的一位名誕生（Jensen）的作家所著的一部小說《野紫薇愛立喀》（《Die Braune Erika》）這小說後來又有一位英國的作家哈特生（Hodson）摹仿了，寫了一部《綠陽》（《Green Mansions》）。兩部小說裏所描寫的，都是一個極可愛的生長在原野裏的天真的女性，而女主人公的結果，後來都是不大好的。我沉默着痴想了好久，她却從我背後用了她那隻肥軟的右手很自然地搭上了我的肩膀。

「你一聲也不響的在那裏想什麼？」

我就伸上手去把她的那隻肥手捏住了，一邊就扭轉了頭微笑着看入了她的那雙大眼，

因為她是坐在我的背後的。我捏住了她的手又默默對她注視了一分鐘，但她的眼裏臉上却絲毫也沒有羞懼興奮的痕迹出現，她的微笑，還依舊同平時一點兒也沒有什麼的笑容一樣。看了我這一種奇怪的形狀，她過了一歇，反又很自然的問我說：

「你究竟在那裏想什麼？」

倒是我被她問得難爲情起來了，立時覺得兩頰就潮熱了起來。先放開了那隻被我捏住在那兒的她的手，然後乾咯了兩聲，最後我就鼓動了勇氣，發了一聲同被絞出來似的答語：

「我……我在這兒想你！」

「是在想我的將來如何的和他們同住麼？」

她的這句反問，又是非常的率直而自然，滿以爲我是在爲她設想的樣子。我只好沉默着把頭點了幾點，而眼睛裏却酸溜溜的覺得有點熱起來了。

「啊，我自己倒並沒有想得什麼傷心，爲什麼，你，你却反而爲我流起眼淚來了呢？」

她像吃了一驚似的立了起來問我，同時我也立起來了，且在將身體起立的行動當中，乘機拭去了我的眼淚。我的心地開朗了，慾情也淨化了，重複向南慢慢走上嶺去的時候，我就把剛才我所想的心事，盡情告訴了她，我將那兩部小說的內容講給了她聽，我將我自己的邪心說了出來，我對於我剛才所觸動的那一種自己的心情，更下了一個嚴正的批判，

末後，便這樣的對她說：

「對於一個潔白得同白紙似的天真小孩，而加以玷污，是不可赦免的罪惡。我剛才的一念邪心，幾乎要使我犯下這個大罪了。幸虧是你的那顆純潔的心，那顆同高山上的深雪似的心，却救我出了這一個險。不過我雖則犯罪的形迹沒有，但我的心，却是已經犯過罪的。所以你要罰我的話，就是處我以死刑，我也毫無悔恨。你若以爲我是那樣卑鄙，而將來永沒有改善的希望的話，那今天晚上回去之後，向你大哥母親，將我的這一種行爲宣佈了也可以。不過你若以爲這是我的一時糊塗，將來是永也不會再犯的話，那請你相信我的誓言，以後請你當我作你大哥一樣那麼的看待，你若有急有難，有不了的事情，我總情願以死來代替着你。」

當我在對她作這些懺悔的時候，兩人起初是慢慢在走的，後來又在路旁坐下了。說到最後的一節，倒是她反同小孩子似的發着抖，捏住了我的兩手，倒入了我的懷裏，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我等她哭了一陣之後，就拿出了一塊手帕來替她揩乾了眼淚，將我的嘴唇輕輕地攔到了她的頭上。兩人偎抱着沉默了好久，我又把頭俯了下去，問她，我所說的這段話的意思，究竟明白了沒有。她眼看着了地上，把頭點了幾點。我又追問了她一聲：

「那麼你承認我以後做你的哥哥了不是？」

她又俯視着把頭點了幾點，我撒開了雙手，又伸出去把她的頭捧了起來，使她的臉正對着我。對我凝視了一會，她的那雙淚珠還沒有收盡的水汪汪眼睛，却笑起來了。我乘勢把她一拉，就同她攙着手並立了起來。

「好，我們是已經決定了，我們將永久地結作最親愛最純潔的兄妹。時候已經不早了，讓我們快一點走，趕上五雲山去吃午飯去。」

我這樣說着，攙着她向前一走，她也恢復了早晨剛出發的時候的元氣，和我並排着走向了前面。

兩人沉默着向前走了幾十步之後，我側眼向她一看，同奇迹似地忽而在她的臉上看出了一層一點兒憂慮也沒有的滿含着未來的希望和信任的聖潔的光耀來。這一種光耀，却是我在這一刻以前的她的臉上從沒有看見過的。我愈看愈覺得對她生起敬愛的心思來了，所以不知不覺，在走路的當中竟接連着看了她好幾眼。本來只是笑嘻嘻地在注視着前面太陽光裏的五雲山的白牆頭的她，因為我的脚步的遲亂，似乎也感覺到了我的注意力的分散了，將頭一側，她的雙眼，却和我的視線接成了兩條軌道。她又笑起來了，同時也放慢了脚步。再向我看了一眼，她在靦靦地開始問我說：

「那我以後叫你什麼呢？」

「你叫則生叫什麼，就叫我也叫什麼好了。」

「那麼——大哥！」

大哥的兩字，是很急速的緊連着叫出來的，聽到了我的一聲高聲的「啊！」的應聲之後，她就漲紅了臉，撒開了手，大笑着跑上前面去了。一面跑，一面她又回轉頭來，「大哥！」「大哥！」的接連叫了我好幾聲。等我一面叫她別跑，一面我自己也跑着追上了她背後的時候，我們的去路已經變成了一條很窄的石嶺，而五雲山的山頂，看過去也似乎是很近了。仍復了平時的地步，兩人分着前後，在那條窄嶺上緩步的當中，我才覺得真真是成了她的哥哥的樣子，滿含着慈愛，很正經地吩咐她說：

「走得小心，這一條嶺多麼險啊！」

走到了五雲山的財神殿裏，太陽剛當正午，廟裏的人已經在那裏吃中飯了。我們因為在太陽底下的半天行路，口已經乾渴得像旱天的樹木一樣，所以一進客堂去坐下，就教他們先起茶來，然後再開飯給我們吃。洗了一個手臉，喝了兩三碗清茶，靜坐了十幾分鐘，兩人的疲勞興奮，都已平復了過去，這時候飢餓却抬起頭來了，於是就又催他們快點開飯。這一餐只我和她兩人對食的五雲山上的中餐，對於我正敵得過英國詩人所幻想着的亞力山大王的高宴，若講到心境的滿足，和諧，與食慾的高潮亢進，那恐怕亞力山大王還遠不及

當時的我。

吃過午飯，管廟的和尙又領我們上前後左右去走了一圈。這五雲山，實在是高，立在廟中閣上，開窗向東北一望，湖上的羣山，都像是青色的土堆了。本來西湖的山水的妙處，就在於它的比舞台上的佈景又真實偉大一點，而比各處的名山大川又同盆景似地整齊渺小一點這地方。而五雲山的氣概，却又完全不同了。以其山之高與境的僻，一般脚力不健的遊人是不會到的，就在這一點上，五雲山已略備着名山的資格了，更何況前面遠處，蜿蜒盤曲在青山綠野之間的，是一條歷史上也着實有名的錢塘江水呢？所以若把西湖的山水，比作一隻鎖在鐵籠子裏的白熊來看，那這五雲山峯與錢塘江水，便是一隻深山的野鹿。籠裏的白熊，是只能滿足滿足膽怯無力者的冒險雄心的，至於深山的野鹿，雖沒有高原的獅虎那麼雄壯，但一股自由奔放之情，却可以從它那裏攝取得來。

我們在五雲山的南面又看了一會錢塘江上的帆影與青山，就想動身上我們的歸路了，可是舉起頭來一望，太陽還在中天，只西偏了沒有幾分。從此地回去，路上若沒有耽擱，是不消兩個鐘頭就能到翁家山上的；本來是打算出來把一天光陰消磨過去的我們，回去得這樣的早，豈不是辜負了這大好的時間了麼？所以走到了五雲山西南角的一條狹路邊上的時候，我就又立了下來，拉着了她的手親親熱熱地問了她一聲：

「蓮，你還走得動走不動？」

「起碼三十里路總還可以走的。」

她說這話的神氣，是富有着自信和決斷，一點也不帶些誇張賣弄的風情，真真是自然到了極點，所以使我看了不得不伸上手去，向她的下巴底下撥了一撥。她怕癢，縮着頭頸笑起來了，我也笑開了大口，對她說：

「讓我們索性上雲棲去罷！這一條是去雲棲的便道，大約走下去，總也沒有多少路的，你若是走不動的話，我可以背你。」

兩人笑着說着，似乎只轉瞬之間，已經把那條狹窄的下山便道走盡了大半了。山下面盡是些綠玻璃似的翠竹，西斜的太陽曬到了這條塢里，一種又清新又寂靜的淡綠色的光同清水一樣，滿浸在這附近的空氣裏在流動。我們到了雲棲寺裏坐下，剛喝完了一碗茶，忽而前面的大殿上，有嘈雜的人聲起來了，接着就走進了兩位穿着份外寬大的黑布和尚衣的老僧來。知客僧便指着他們誇耀似地對我們說：

「這兩位高僧，是我們方丈的師兄，年紀都快八十歲了，是從城裏某公館裏回來的。」城裏的某巨公，的確是一位佞佛的先鋒，他的名字，我本係也聽見過的，但我以為同和尚來談這些俗夫，也不大相稱，所以就把手頭扯了開去，問和尚大殿上的嘈雜的人聲，

是爲什麼而起的。知客僧輕鄙似地笑了一笑說：

「還不是城裏的轎夫在敲酒錢，轎錢是公館裏付了來的，這些窮人心實在太凶。」
這一個伶俐世俗的知客僧的說話，我實在聽得有點厭起來了，所以就要求他說：

「你領我們上寺前寺後去走走罷？」

我們看過了「御碑」及許多石刻之後，穿出大殿，那幾個轎夫還在咕嚕着沒有起身。
我一半也覺得走路走得太多了，一半也想給那個知客僧以一點顏色看看，所以就走了上去
對轎夫說：

「我給你們兩塊錢一個人，你們抬我們兩人回翁家山去好不好？」

轎夫們喜歡極了，同打過嗎啡針後的鴉片嗜好者一樣，立時將態度一變，變得有說有
笑了。

知客僧又陪我們到了寺外的修竹叢中，我看了竹上的或刻或寫在那裏的名字詩句之類，
心裏倒有點奇怪起來，就問他這是什麼意思。於是他也同轎夫他們一樣，笑迷迷地對我說
了一大串話。我聽了他的解釋，倒也覺得非常有趣，所以也就拿出了五圓紙幣，遞給了他，
他說：

「我們也來買兩枝放放生罷！」

說着我就向立在我旁邊的她看了一眼，她却正同小孩子得到了新玩意兒還不敢去撫摸的一樣，微笑着靠近了我的身邊輕輕地問我：

「兩枝竹上，寫什麼名字好？」

「兩枝竹上，寫你的，一枝上寫我的。」

她笑着搖搖頭說：

「不好，不好，寫名字也不好，兩個人分開了寫也不好。」

「那麼寫什麼呢？」

「只教把今天的事情寫上去就對。」

我靜立着想了一會，恰好那知客僧向寺裏去拿的油墨和筆也已經拿到了。我揀取了兩株並排着的大竹，提起筆來，就各寫上了「郁翁兄妹放生之竹」的八個字。將年月日寫完之後，我擱下了筆，回頭來問她這八個字怎麼樣，她真像是心花怒放似的笑着，不說話而盡在點頭。在緣竹之下的這一種她的無邪的憨態，又使我深深地，深深地受到了一個感動。

坐上轎子，向西向南的在竹蔭之下走了六七里坂道，出梵村，到閘口西首，從九溪口折入九溪十八澗的山坳，登楊梅嶺，到南高峯下的翁家山的時候，太陽已經懸在北高峯與天竺山的兩峯之間了。她們的屋裏，早已掛上了滿堂的燈彩，上面的一對紅燈，也已經點

盡了一半的樣子。嫁妝似乎已經在新房裏擺好，客廳上看熱鬧的人，也早已散了。我們轎子一到，則生和他的娘，就笑着迎了出來，我付過轎錢，一踱進門檻，他娘就問我說：

「早晨拿出去的那枝手杖呢？」

我被她一問，方才想起，便只笑着搖搖頭對她慢聲的說：

「那一枝手杖麼——做了我的祭禮了。」

「做了你的祭禮？什麼祭禮？」則生驚疑似地問我。

「我們獅子峯下，拜過天地，我已經和你妹妹結成了兄妹了。那一枝手杖，大約是忘記在那塊大岩石的旁邊的。」

正在這個時候，先下轎而上樓去換了衣服下來的他的妹妹，也嬉笑着，走到了我們的旁邊。則生聽了我的話後，也就笑着對他的妹妹說：

「蓮，你們真好！我們倒還沒有拜堂，而你和老郁，却已經在獅子峯拜過天地了，並且還把我的一枝手杖忘掉，作了你們的祭禮。娘！你說這事情應怎麼罰罰他們？」

經他這一說，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我也情願自己認罰，就認定後日餽房，算作是我一個人的東道。

這一晚翁家請了媒人，及四五个近族的人來吃酒，我和新郎官，在下面奉陪。做媒人

的那位中老鄉紳，身體雖則並不十分肥胖，但相貌態度，却也是很裕富的樣子。我和他兩人乾杯，竟乾滿了十八九杯。因酒有點微醉，而日里的路，也走得很多，所以這一晚睡得比前一晚還要沉熟。

九月十二的那一天結婚正日，大家整整忙了一天。婚禮雖係新舊合參的儀式，但因兩家都不喜歡鋪張，所以百事也還比較簡單。午後五時，新娘轎到，行過禮後，那位好好先生的媒人硬要拖我出來，代表來賓，說幾句話。我推辭不得，就先把我和則生在日本念書時候的交情說了一說，末了我就想起了則生同我說的那桂花的好處，因而就抄了他的一段話來恭祝他們：

「則生前天對我說，桂花開得愈遲愈好，因為開得遲，所以經得日子久。現在兩位結婚，比較起平常的結婚年齡來，似乎是覺得大一點了，但結婚結得遲，日子也一定經得久。明年遲桂花開的時候，我一定還要上翁家山來。我預先在這兒計算，大約明年來的時候，在這兩株遲桂花的中間，總已經有一枝早桂花發出來了。我們大家且等着，等到明年這個時候，再一同來吃他們的早桂的喜酒。」

說完之後，大家就坐攏來吃喜酒。猜拳，鬧鬧房，一直鬧到了半夜，各人方才散去。當這一日的中間，我時時刻刻在注意着偷看則生的妹妹的臉色，可是則生所說而我也曾看

到過的那一種悲寂的表情，在這一日常中却終日沒有在她的臉上流露過一絲痕跡。這一日，她笑的時候，真是樂得難耐似的完全是很自然的樣子。因了她的這一種心情的反射的結果，我當然可以不必說，就是則生和他的母親，在這一日常中，也似乎是愉快到了極點。

因為兩家都喜歡簡單成事的緣故，所以三朝回郎等繁縟的禮節，都在十三那一天白天行完了，晚上饅房，總算是我的東道。則生雖則很希望我在他家裏多住幾日，可以和他及他的妹妹談談笑笑，但我一則因為還有一篇稿子沒有做成，想另外上一個更僻靜點的地方去做文章，二則我覺得我這一次吃喜酒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所以在饅房的翌日，就離開翁家山去乘早上的特別快車趕回上海。

送我到車站的，是翁則生和他的妹妹兩個人。等開車的信號鐘將打，而火車的機關頭上在吐白烟的時候，我又從車窗裏伸出了兩手，一隻捏着了則生，一隻捏着了她的妹妹，很重很重的捏了一回。汽笛鳴後，火車微動了，他們兄妹倆又隨車前走了許多步，我也俯出了頭，叫他們說：「則生！蓮！再見，再見！但願得我們都是遲桂花！」

火車開出了老遠老遠，月台上送客的人都回去了，我還看見他們兄妹倆直立在東面月台篷外的太陽光裏，在向我揮手。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杭州寫

讀者注意！這小說中的人物事蹟，當然都是虛擬的，請大家不要誤會。——作者附注

附錄 郁達夫散文

一封 信

M君，F君：

到北京後，已經有兩個月了。我記得從天津的旅館裏發出那封通信之後，還沒份和你們通過一封信；臨行時答應你們做的稿子，不消說是沒有做過一篇。什麼「對不起吓」，「原諒我吓」的那些空文，我在此地不願意和你們說，實際上即使說了也是沒有絲毫裨益的。這兩個月中間的時間，對於我是如何的悠長？日夜只呆坐着，我的腦裏，起了一種怎樣的波濤？我對於過去，對於將來，抱了怎麼樣的一個願望？這些事情，大約是你們所不知道的罷；你們若知道了，我想你們一定要跑上北京來趕我回去，或者寬縱一點，至少也許要派一個人或打一個電報，來催我仍復回到你們日夜在謀脫離而又脫離不了的樊籠裏去。我的情感，意識，欲望和其他的一切，現在是完全停止了呀，M！我的生的執念和死

的追求現在也完全消失了呀！F！啊啊，以我現在的心理狀態講來，就是這一封信也是多寫的，我……我還要希望什麼？啊啊，我還要希望什麼呢？上北京來本來是一條死路，北京空氣的如何腐劣，都城人士的如何險惡，我本來是知道的。不過當時同死水似的一天一天腐爛下去的我，老住在上海，任我的精神肉體，同時崩潰，也不是道理，所以兩個月前我下了決心，決定離開了本來不應該分散而實際上不分散也沒有方法的你們，而獨自一個跑到這風雪彌漫的死都中來。當時決定起行的時候，我心裏本來也沒有什麼遠大的希望，但是在無望之中，漠然的我總覺有一個「轉換轉換空氣，振作振作精神」的念頭。啊啊，我當時若連這一個念頭也不起，現在的心境，或者也許能平靜安逸，不至有這樣的苦悶的！欺人的「無望之望」喲，我詛咒你，我詛咒你！……拿起筆來，順了我苦悶的心狀，寫了這麼半天，我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像這樣的寫下去，我也不知道怎麼才能把我胸中壓住的一塊鉛鐵吐露得出來。啊啊，M，F，我還是不寫了罷，我還是不寫的好……不過……不過這樣的沉默過去，我怕今晚上就要發狂，睡是橫豎睡不着了，難道竟這樣呆呆的坐到天明麼？這綿綿的長夜，又如何減縮得來呢？M，F！我的頭昏痛得很，我仍復寫下去罷，寫得糾纏不清的時候，請你們以自己的經驗來補我筆的不足。

「到北京之後，竟完全一刻清新的時間也沒有過，從下車之日起，一直到現在此刻止，竟完全是同半空間的雨滴一樣，只是沉沉落下。」這一句話，也是假的。若求証據，我到京之第二日，剃了數月來未曾梳理的長髮短鬚，換了一件新製的夾衣，捧了講義，欣欣然上學校去和我教的那班學生相見，便是一個明証。並且在這樣消沉中的我，有時候也拿起紙筆來想寫些什麼東西。前幾天我還有一段不曾做了的斷片，被M報拿了去補紀念刊的餘白哩，……所以說我近來「竟完全是同半空間的雨滴一樣，只是沉沉落下」也是假的。但是像這樣的瞬間的發作，最多不過幾個鐘頭。這幾個鐘頭過後，剩下來的就是無窮限的無聊和無窮限的苦悶。並且像這樣的瞬間的發作，至多一個月也不過一次，以後我覺得好像要變成一年一次幾年一次的樣子，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呀！

那麼除了這樣的幾個鐘頭的瞬間發作之外，剩下來的無窮的苦悶的本體，究竟是什麼呢？M！F！請你們不要笑我罷！實際上我自家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我不曉得爲什麼我會這樣的苦悶，這樣的無聊！

難道是失業的結果麼？……現在我名義上總算已經得了一個職業，若要拼命幹去，這幾點鐘學校的講義也盡夠我日夜的工作了。但是我一拿到講義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

上課的時間表的時候，胸裏忽而會咽上一口氣來，正如酒醉的人，打轉飽嗝來的樣子。我的職業，覺得完全沒有一點吸收我心意的魔力，對此我怎麼也感不出趣味來。講到職業的問題，我覺得倒不如從前失業時候的自在了。

難道是失戀的結果麼？……噢，再不要提起這一個怕人的名詞。我自見天日以來，從來沒有曉得過什麼叫做戀愛。運命的使者，把我從母體分割出來以後，就交給了道路之神，使我東流西蕩，一直飄泊到了今朝，其間雖也曾遇着幾個異性的兩足走獸，但她們和我的中間，本只是一種金錢的契約，沒有所謂「戀」，也沒有所謂「愛」的。本來是無一物的我，有什麼失不失，得不得呢？你們若問起我的女人和小孩如何，那麼我老實對你們說罷，我的親愛她的心情，也不過和我親愛你們的心情一樣，這一種親愛，究竟可不可以說是戀愛，暫且不管它，總之我想念我女人和小孩的情緒，只有同月明之夜在白雪晶瑩的地上，當一隻孤雁飛過時落下來的影子那麼濃厚。我想這胸中的苦悶，和日夜糾纏着我的無聊，大約定是一種遺傳的疾病。但這一種遺傳，不曉得是始於何時，也不知將伊於何底，更不知它是否限於我們中國的民族的？

我近來對於幾年前那樣熱愛過的藝術，也抱起疑念來了。呀，M，F！我覺得藝術中

間，不使人懷着惡感，對之能直接得到一種快樂的，只有幾張偉大的繪畫，和幾段奔放的音樂，除此之外，如詩，文，小說，戲劇和其他的一切藝術作品，都覺得肉麻得很。你看哥德的詩多肉麻啊，什麼「紫羅蘭吓，玫瑰吓，十五六的少女吓」，那些東西究竟有什麼用處呢？垂死的時候，能把它們拿來作葯餌麼？美萊迭斯的小說，也是如此的啊，並不存在的，人物事實，他偏要說得原原本本，把威尼斯的夕照和倫敦市的夜景，一場一場的安插到裏頭去，枉費了造紙者和排字者的許多辛苦，創造者的他自家所得的結果，也不過一個永久的死灰罷了，那些空中的樓閣，究竟建設在什麼地方呢？像微虫似的我輩，講起來更可羞了。我近來對北京的朋友，新訂了一個規約，請他們見面時絕對不要講關於文學上的話，對於我自家的幾篇無聊的作品，更請求他們不要提起。因為一提起來，我自家更羞慚得竄身無地，我的苦悶，也更要增加。但是到我這裏來的青年朋友，多半是以文學為生命的人。我們雖則初見面時有那種規約，到後來三言兩語，終不得不講到文學上去。這樣的講一場之後，我的苦悶，一定不得不增加一倍。

為消滅這一種內心苦悶的緣故，我却想了種種奇特的方法出來。有時候我送朋友出門之後，馬上就跑到房裏來把我最愛的東西，故意毀成灰燼，使我心裏不得不起一種惋惜

悔惱的幽情，因為這種幽情起來之後，我的苦悶，暫時可以忘了。到北京之後的第二個禮拜天的晚上，正當我這種苦悶情懷頭次起來的時候，我把顏面伏在桌子上動也不動的坐了一點多鐘。後來我偶爾把頭抬起，向桌子上擺着的一面蛋形鏡子一照，只見鏡子裏映出了一個瘦黃奇醜的面形，和倒覆在額上的許多三寸餘長，亂蓬蓬的黑髮來。我順手拿起那面鏡子向地上一擲，拍的響了一聲，鏡子竟化成了許多粉末。看看一粒一粒地上散濺着的玻璃的殘骸，我方想起了這鏡子和我的歷史。因為這鏡子是我結婚之後，我女人送給我的兩件紀念品中的最後的一件。她和這鏡子同時給我的一個鑽石指環，被我在外國念書的時候質在當舖裏，早已滿期流賣了；目下只剩了這一面意大利製的四圈有象牙螺鈿鑲着的鏡子，我於東西流轉之際，每與我所最愛的書籍收拾在一起，隨身帶着的這鏡子，現在竟化成一顆顆的細粒和碎片，濺散在地上。我呆呆的看了一忽，心裏忽起了一種惋惜之情，幾刻鐘前，那樣難過的苦悶，一時竟忘掉了。自從這一回後，我每於感到苦悶的時候，輒用這一種飲鳩止渴的手段來圖一時的解放，所以我的幾本愛讀的書籍和幾件愛穿的洋服，被我燒了的燒了，剪破的剪破，現在行篋裏，幾乎沒有半點值錢的物業了。

有錢的時候，我的解悶的方法又是不同。但我到北京之後，從沒有五塊以上的金錢和

我同過一夜，所以用這方法的時候，比較的不多。前月中旬，天津的二哥哥，寄了五塊錢來給我，我因為這五塊錢若拿去用的時候，終經不起一次的消費，所以老是不用，藏在身邊。過了幾天，我的遺傳的疾病又發作了。苦悶了半天，我才把這五元錢想了出來。慢慢的上一家賣香烟的店裏盡這五元錢買了一大包最賤的香烟，我回家來一時的把這一大包香烟塞在白爐子裏燃燒起來。我那時候獨坐在惡毒的烟雾裏，覺得頭腦有些昏亂，且同時眼睛裏，也流出了許多眼淚，當時內心的苦悶，因為受了這肉體上的激刺，竟大大的輕減了。

一般人所以認為排憂解悶的手段，一時我也曾用過的手段，如醇酒婦人之類，對於現在的我，竟完全失了它們的效力。我想到了一年半年之後若現在正在應用的這些方法，也和從前的醇酒婦人一樣，變成無效的時候，心裏又不得不更加上一層煩惱。啊啊！我若是一個婦人，我真想放大了喉嚨，高聲痛哭一場！

前幾個月在上海做的那一篇夏夜的幻影，你們還記得麼？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近來於無聊之極，寫出來的幾篇感想不像感想小說不像小說的東西裏，還是這篇夏夜的幻想有些意義。不過當時的苦悶，沒有現在那麼強烈，所以還能用些心思在修辭結構上面。我現在才知道，真真苦悶的時候，連嘆苦的文字也做不出來的。

夜已經深了。口外的火車，遠遠繞越西城的車輪聲，漸漸的傳了過來。我想這時候你們總應該睡了罷？若還沒有睡，啊啊，若還沒有睡，而我們還住在一起，恐怕又要上酒館去打門了呢！我一起起當時的豪氣，反而只能發生出一種羨慕之心，當時的那種悲憤，完全沒有了。人生到了這一個境地，還有什麼希望？還有什麼希望呢？

原載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第二號

《名家小說選》是一套挑選逝去的年代的小說精華作品集，每本一篇，題目之後是名小說家的名字。所選的是作家的代表作，由於時日已推移，更顯得作品久經時間考驗，讀之就是一種藝術的享受，讀者既可欣賞大師的力作，也實在可以從中認識過去的中國。目前出版第一輯六本，是以中國二十及三十年代為背景的佳構，這六本是：

- 路／茅盾
- 水／丁玲
- 邊城／沈從文
- 遲桂花／郁達夫
- 少年漂泊者／蔣光慈
- 一千八百擔／吳組細

「桂花開得越遲越好」，美好的日子何須期以早日？這個故事，哥哥、妹妹和「郁先生」個性鮮明，兄妹二人的苦痛，因「郁先生」的到來而釋化；深摯的友情和朦朧的愛情為一對兄妹帶來生的憧憬。一九三二年，郁達夫（1896-1945）寫下了這部屬後期的代表作，小說裡有說不盡的才情，說不出的韻調，郁達夫的文學語言優美、灑脫，舒徐明澈。請來欣賞他筆下的「蓮妹」吧！惱融於西子湖畔、獅子峯下，讀之使人心醉。

